

醒世姻緣傳



第六十回

相矜子痛打甥婦

薛素姐監禁夫君

翠瑟靜，

蕤磬柔，

三生石上，

一笑定河洲：

此言契洽兩相投。

姻緣不偶，

恩愛總成仇。

※

心似虎，

性如牛，

春山兩葉，

一蹙有吳鉤；

殺機枕上冷颼颼，

才郎囚繫，

令正做牢頭。——右調蘇模遮。

狄員外將狄婆子抬回正寢，一面合材入殮，一面收拾喪儀。狄希陳被薛素姐

用鐵錐擗得通身肺痛，不能走動，裏外只有一個狄員外奔馳。調羹披了頭，嗷嗷

痛哭，只叫『閃殺人的親娘』。相家大舅台大姪子相于廷娘子都一齊來到，痛哭

了一場。

相大妗子問說：「巧外甥沒來麼？外甥媳婦都往那去了？」調羹道：「巧姐姐剛纔往他家去了。他公公也是今日沒了。他爹催他家去奔喪。」大妗子說：「可也奇怪！怎麼也就是這一會子沒了？」調羹說：「也是爲他閨女。聽說他閨女氣殺了婆婆，只說了兩句話，就直蹬了眼，再沒還魂。」相大妗子說：「怎麼？借家的閨女知道奔他公公的喪，他就不知道與婆婆奔喪麼？見婆婆倒下頭，倒跑的家去了！」

小隨童此時已經長成，起名「相旺」。相大妗子叫到跟前，分付說道：「你到薛家，你就說是我說，薛大爺沒了，俺連忙打發姐姐家去奔喪，怎麼把俺大嫂攔在家裏，不叫回來與俺姑主喪？」薛大娘怎麼空活這們大年紀，不省的一分事！叫他卽忙打發回來！」

相旺出門才不上數步，恰好素姐被他母親催起的來了，此時頭上還戴着花朵，

身上還穿着色衣；進的門看見相大矜子，也不由的跪下磕了兩個頭。相大矜子罵道：「不喫人飯的畜生！你就不爲婆婆，可也爲你的爹！還虧你戴着一頭花，穿着上下色衣！你合你家那小老婆不省事罷了，你那娘母子眼看待八十裏數的人了，也還不省事？你這賊野婆娘！你還我大姑子的命來！我不叫你上了木驢，戴上長板，我也不算！叫小陳哥來，脫了衣裳我看！我把你這狠奴才……我要不替狄家除了這一害，你那軟膿匪血的公公漢子，他也沒本事處治你！」素姐說：「大矜子，你好沒要緊！客人家裏的事，累着你老人家的腿慌哩！沒的是我打殺俺婆婆了，用着我戴長板，上木驢？他冤有頭，債有主的；他放着屋裏小老婆爭風喫醋的生氣，你不尋着他替你大姑子報仇雪恨的，來尋着我！我可不是那鼓樓上小雀，耐驚耐怕的哩！脫不了你是待倒俺婆婆的幾件粧奩，已是叫那賊老婆估倒的淨了，剩下點子，大矜子你要，可儘着拿了去！俺待希罕哩麼！」相大矜子道：「你看這賊臭老婆！我倒看外甥分上，且不打你罷了，你倒拿這話

來壓伏我！你婆婆放着大兒大女的，我來倒粧奩！我只問你：俺家人頭裏還好好的，怎麼沒多會子就會死在你的屋裏？」素姐說：「大矜子，你也是那沒要緊扯淡！誰家婆婆是不到媳婦兒屋裏的？沒的是我打殺他來？你告到官，叫作作行刷洗了，你檢檢屍不的麼？」相大矜子道：「我把你這賊佞嘴小私窠子……人家的婆婆都像活跳的進去，當時直挺挺的抬出來麼？我不叫人檢你婆婆，我只叫人驗驗你漢子的傷！」素姐說：「沒的扯那精臭淡！俺兩口子爭鋒打仗，累的那做矜子的腿疼麼？可說我讓你罵了好幾句了，你再罵，我不依了！半截漢子不做，你待逼的人反了是好麼？」相大矜子道：「我豈止罵你！我還待打你哩！」一把手採了他的髻髻，握過頭髮來，腰裏拿出一個預備的棒椎就打。

相子廷娘子合相旺媳婦見相大矜子有些招架不住，假說解勸，上前封住了素姐的手。相大矜子拿着棒椎，從上往下的打個不數。素姐起初逞強，漸次的嘴軟，後來叫那矜子像救月兒一般；自從進門這幾年也並不知喚那公婆一聲，直待此

時被相大妯子打的極了，滿口叫道：『爹，快來救我！劉姐，你快來拉拉！』狄

周媳婦兒，你是好嫂子人家，你來勸勸！妯子，你不認的我了麼？我是你親親

的外甥媳婦兒，我是你外甥閨女的大姑子。妯子，你忘了麼？』又叫狄希陳

道：『你好狠人呀！你過來跪着陪妯子罷！』又對着相于廷娘子道：『你娼子

帶娼婢兩個可好來，你就這們狠麼？』

素姐口裏一邊叫救，相大妯子一邊打，也足足打夠二百多棒椎，打的兩條胳膊

腫的瓦罐般粗，抬也抬不起來。這當家子那一個不恨他，痛如蛇蝎。從天降下

這們一個妯子，不惟報了大姑子的仇，且兼洩了衆人的恨。

且打的夠了，狄員外遠遠的站着，說：『你妯子看我的分上，你且饒他罷。』

狄希陳又久已跪在跟前，聲聲只說：『妯子，你只可憐見我罷！俺娘只我一個

兒，妯子也只我一個外甥。妯子去了，我這只是死了！』相大妯子道：『殺帳！

我還待叫他活哩麼？我也不合他到官，叫他丟你們的醜。我只自家一頓兒打殺

他！他娘家不說話便罷；但要說句話，我把他這打翁罵婆，非刑拷打漢子，治殺了婆婆合他自己的爹，我叫他娘母子合兩個兄弟都一體連坐哩！」

狄員外合狄希陳又再三討饒；相于廷娘子見他打的夠了，方纔也粧說分上；相大娘子也便說道：「賊小私窠子！你說我是不打了麼？我是臍膊使酸了，抬不起來。我到你婆婆的一七，我拿到你婆婆的靈前，又是這們一頓，出出俺大姑子的氣！你說往你娘家躲着，你薛家有幾個人？俺相家人多多着哩！我杖把掃帚的領上二三十個老婆尋上你門去，我把那姓龍的賊臭小婦也打個背心！」

素姐見住了手，那嘴又噙噙的硬將上來，說道：「我從來聽見人說：打殺人償命，氣殺人不償命。我就算是氣殺了婆婆，也到不得償命的田地；只怕你平白的打殺我，你替我償命哩！」相大娘子道：「他既是叫我償命，我爲甚麼叫他自家好死？我不如一頓打殺他，合他對了不好麼？」提了棒椎，又待趕去搗探。相于廷娘子推着素姐道：「嫂子，你還不往屋裏去哩？」他纔喃喃啞啞的口中咽

噤；喇喇叭叭的腿裏走着；走到房裏，使了小玉蘭來叫狄希陳往房裏去。

狄希陳聽見來叫，就似牽癩驢上窟窿橋一般，甚麼是敢動？相大矜子道：

『還敢不省事！他不在外頭守靈，往屋裏守着你罷！不許進去！誰敢來叫！小奴才！快走！我擗你的狗腿！』

玉蘭回去，素姐也只得敢怒而不敢言。狄員外合家大小沒有一個不感激相大矜子替他家降妖捉怪。相大矜子理料着，調羹收拾衣衾與狄婆子裝裹，狄員外同相棟字外邊看着合材，相于廷陪着狄希陳守靈回禮。

直亂到四更天氣，方纔將狄婆子入在材內。相大矜子婆媳大哭了一場，回去自己家內，約道明日絕早再來；又再三的囑付狄希陳，叫他別進自己房去，防備素姐報仇。

再說素姐被他矜母痛打了一頓，回到自己房中，這樣惡人兇性，豈有肯自家懷

悔？又豈是肯甘心忍受？原算計叫狄希陳進去，把那一肚皮的惡氣盡數傾洩在他身上。不料得了妗母的大力，救了這一個難星。待要自己趕來擒捉，一來也被打得着實有些狠狠，二來也被這個母大蟲打得狠了。他雖前世是個狐精轉化，那狐狸畢竟也還怕那老虎；但只那狐狸的兇性，豈有肯甘喫人虧的？見那狄希陳叫不進去，自己且又不敢出來，差了小玉蘭回家，要弔了龍氏統領了薛三槐薛三省兩個的娘子，并薛如卞媳婦連氏，齊來與相棟字婆子報仇；若再得薛夫人肯來，將那老命圖賴，更是得勝的善策。

玉蘭回家，不敢對了薛夫人直道，悄悄的與龍氏說了。龍氏知道相棟字的婆子把素姐下狠的打了一頓棒椎，且不去哭那薛教授，狠命的強逼薛夫人，又催促薛如卞媳婦并兩個家人娘子，連自己五人，都要拿了柴頭棒杖，趕來狄家回打相棟字娘子。薛夫人道：『要去，你們自己去，我是斷不去的！我怕巧姐看了樣，嗔氣殺我，我還沒個娘家的兄弟媳婦與我出氣哩！平白地當時氣死了婆婆，又搭上自

家一個老子，叫他一些無事，只怕也沒有這般天理！打頓兒也暢快人心！」
龍氏道：「娘既不去，我四個自去。好歹我替閨女報了仇來。」
薛夫人道：「極好，極好！我不攔你。」

龍氏當真叫連氏點起丫頭僕婦，就此興兵。連氏道：「我這不敢從命。公孫喪在身，不使出門。別說娘不去，就是娘去，我也是要攔的。」
龍氏道：「你不去，罷！我看罕你去！你那搖頭扭腦，紐紐捏捏的，也只好充數罷了！」
薛三槐媳婦子合薛三省媳婦子，偕三個去！——你弟兄三個跟着我同走。」
薛三省娘子道：「龍姨，你自己去罷，俺兩個勢力不濟，打不起那相大娘。要是相大娘中打，可俺素姐姐一定也就自己回過樅了，還等着你呢？」

龍氏哭道：「你好苦呀！婆婆家人合你爲冤結仇，連娘家的人都恨不的叫你喫了虧！你可怎麼來？只怕你抱了人家孩子掠在井裏了！」
嘩天震地的哭了一陣，噙着淚縮着向着薛如卞薛如兼道：「你兩個看你爹的分上，你跟着我，

鑽到那裏合他說三句話。你一個一孀同胞的姐姐叫人打這們一頓，你沒的體面好看麼？我一個老婆家待怎麼？我全是爲你兩個怕人笑話。一個姐姐叫人打得恁樣的，你要不出頭說兩句話，你到明日還有臉往學裏去見人麼？」薛如古道：「他要不是我的姐姐，他把我一個旺跳的爹兩場氣氣殺了，我沒的就不該打他麼？這是俺不好打他，天教別人打他哩！」龍氏道：「哎喲！你小人兒家只這們悻悻哩！你爹八十的人了，你待叫他活到多管？開口只說是他氣殺了他；要不氣殺他，沒的就活到一百？」薛如兼道：「你這們望俺爹死，虧他氣殺了；他要氣殺爹，你也一定就燒個焦籬頭子了！」

龍氏見央人不動，只得又大哭起來，哭道：「不睜眼的皇天！爲甚麼把孩子們都投在我那肚子裏頭？叫人冷眼溜實的！我又是個女流之輩，三綰梳頭，兩截穿衣的，能說不能行了！皇天呀！我要是個人家的正頭妻，可放出個屁來也是香的，誰敢違悻我！皇天呀！」哭個不了。

再說薛夫人合薛如卞弟兄三個併家中一切上下的人，各人忙亂正經的事，憑那龍氏數黃道黑的嘍喪。小玉蘭等得龍氏住了喉嚨，問道：「怎麼樣着？去呀不去？我來了這們一日，去的遲了，俺姑又打我呀。」龍氏道：「你去罷，合你姑說，你說娘家的人俱死絕了，沒有個人肯出頭的，叫他死心塌地別要指望了。」小玉蘭回家，把前後的話通長學了，給了素姐一個閉氣。掙掙的待了半會子，罵道：「他們既死絕，不來罷了；沒的你也使釘子釘住了，待這們一日？我拿着你這淫婦出出氣罷！」跳起來，那身上害疼，怎麼行動；扎掙着去取鞭子，那兩隻胳膊甚麼是抬得起來，只得發恨了一造罷了。那小玉蘭沒口的只替相老娘念佛。

素姐心裏還指望狄希陳晚上進房，尋思不能動手打他，那牙口還是好的，借他的皮肉咬他兩口，權當那相大斲子的心肝。不料狄員外同了他在那裏守靈，連根

于廷也不曾家去，陪伴宿歇。等到燈後，不見狄希陳進房，使了小玉闌出來叫他。狄希陳道：『我在此守靈哩。爺爺與相大叔俱在這裏，我怎好去的？』等有點空兒，我就進去。』

玉闌回去學說了。素姐罵道：『我叫你這沒用淫婦總裏死在我手！難道我的胳膊就整輩子抬不起了！你拉了他來不的麼？』小玉闌道：『俺爺爺合相大叔都在那裏，我敢拉他麼？』素姐說：『我叫你由他！我只叫你死不難！』隨自己出去，悄悄叫道：『你來，我合你說甚麼。』

狄希陳聽得是素姐來叫，即刻去了三魂，軟化了，動彈不得。相于廷黑地裏摸將出來，對了素姐的臉，悄悄說道：『孝子是不敢進房的，你自己往屋裏挨疼去罷。』素姐方知不是狄希陳，罵了幾句『砍頭的』，去了。

次日清早，相大娘子合相于廷娘子又都早來奔喪。相大娘子問狄希陳道：『你媳婦兒怎麼不來接我？嗚我打他麼？着人叫他去！』

狄周媳婦連忙答應，說是：『害身上疼，還沒起來哩。』相大娘子混混吞吞

就罷了。

相于廷娘子悄悄問他婆婆說：『我只說娘不知道，往屋裏偷看他石去？』相大娘子答應了。

相于廷娘子進到房裏，望着素姐道：『怎麼還不起來？打的傷了麼？』素

姐說：『你是好人麼！叫人這們打我，你拉也不拉拉兒！』相于廷娘子說：

『我拉你做甚麼？累你氣殺俺姑娘的好情哩？』素姐說：『連你也糊塗了！

他屋裏放着小老婆，他每日爭風生氣的，你不尋他，拿着我頂缸！你們也把那淫

婦打給他這們一頓，我也不惱。』相于廷娘子道：『那麼，他只沒敢氣着俺姑娘

哩。他要欺心，怕他腥麼？不打他！嫂子，你別怪我說，你作的某忒大，你

該知感俺娘打你幾下子給你消災，要不，天雷必定要劈。』素姐道：『狗！天

雷劈殺了幾個呀？你見劈的怎麼樣？』相于廷娘子道：『你說沒有劈的，俺

家的尤廚子是怎麼來？」素姐說：「你知道他是劈來沒？只怕是爺兒們把他打殺了，怕他家要人，只說是雷劈了，也不可知的事哩！」相于廷娘子道：「你說的是甚麼話！他合他有仇麼？」打殺他！虧了沒有巡視的在跟前！」素姐說：「怎麼？」巡視的在跟前纔好哩，叫他替尤廚子償了命，我纔喜歡哩！」相于廷娘子道：「你休胡說！」扎掙起來替娘陪個禮，我勸着娘萬事俱休的。姑娘已是沒了，打遣子沒的還會活哩？」

素姐伸出胳膊，露出腿來，打的像紫茄子一般腫的滴溜着，說道：「你看，可憐殺人的，這怎麼起的去？」相于廷娘子道：「罷呀！你就起不去哩！相狀大哥叫你使鐵鉗子擰的遍身的血鋪淋，他怎麼受來？」素姐道：「你見來麼？」相于廷娘子道：「我沒見，你小叔兒沒見麼？」素姐說：「好賊欺心大胆欺的！從幾時敢給人看來！我這真是勢敗奴欺主的！罷呀怎麼！渾深我還死不的，等我起來看手段！」

相子廷娘子也只當頑說了這幾句，原來替狄希陳降了無窮的大禍。那一遭被素姐使鞭子打的，渾身紫腫，脫與他娘看了一看，素姐知道了，夜間又另打了夠三百，發放過，再要叫人看見傷痕，許說要從新另打。

却說狄希陳自從娶了這素姐的難星進宮，生出個吉凶的先兆，屢試屢應，分毫不爽。若是素姐一兩日喜歡，尋覓不到他身上，他便渾身通暢；若是無故心驚，渾身肉跳，再沒二話，多則一日，少則當時，就是拳頭種火，再沒有不着手的。一日，身上不覺怎麼，止覺膝蓋上肉戰，果不然一錯二悞的把素姐的脚踹了一下，嘴像念豆兒佛的一樣告饒，方纔饒了打，罰跪了一宿。恰好這一日身上的肉倒不跳，止那右眼梭梭的跳得有二指高；他心裏害怕，說道：「這隻賊眼這們的跳，沒的是待樞眼不成！」懷着鬼胎害怕。到了黃昏，靈前上過了供，燒過了紙，又同他父親表弟睡了。相大娘子娘媳兩個已早回去了。狄希陳心中暗喜，說道：